

陸象山先生全集

一函
四冊

象山先生全集叙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尙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蘄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孟

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
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
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
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象山先生全集序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家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爲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卽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

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書。

重修陸象山先生文集序

虞廷以十六字之心法衍道統而理學乃得承於後代理學者道統所由寄也粵自孔孟既沒微言歇絕諸子百家之說紛紛競響或擇焉而不精或語焉而不詳道其所道而非聖人之道迨濂溪周子出考遺經而得不傳之緒於以上承先哲下開來學嗣是二程張朱相繼而起淵源授受表章六經而聖道燦然復明金谿陸象山先生與朱子同時異壤一則主席鹿洞一則講學鵝湖當世並稱朱陸觀其垂訓立教易從大抵欲人求放心以復其本然之體雖與朱子宗主不同往反辨論而其躬行實踐期無愧於聖賢之道者則無不同也故考陸者必參朱考朱者不廢陸陸集出自門人自宋迄今頗多散失臨川李穆堂先生素佩陸於其家得王文成公校本若干卷爲之評點並詳註門人姓字里居至是已百有餘年矣未經刊布庚辰秋先生之嗣孫邦瑞將攜其稿入都門復而新之因子門下士汪生之旭請予爲序予惟陸子生當宋代理學名儒森然林立而先生奮起草茅天資學力超然物表闡性命之微窮天人之蘊與濂洛關閩並垂不朽雖一時未盡其用而後世得以存其說今讀其文凡斯道之循環往復聖學之成始成終胥于是乎在將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先生有焉予固喜邦瑞之能承先志而又冀乎讀先生之書者之當窺其致力之所存而不徒以尊德性爲見心之地也已

賜進士及第禮部尙書山陽後學瑟莽汪廷珍書於都門邸舍

叙

自虞書肇傳心之學而千古道統以開大學功先格致中庸明善乃可誠身孟子欲人不失其本心蓋未有真知灼見而不能見諸躬行者亦未有踐履篤實而不本於心得者孔子稱顏子好學語之不愾惟其心解是以力行也傳會子一貫使知一心能貫衆理也孟子言學問之道在求放心以心存則理得也昌黎謂孟子後不得其傳宋世諸儒昌明絕學厥功偉矣其與朱子同時講學有金谿陸子貢絕世之姿具有神悟方其反復辨論間有牴牾雖互相駁詰不以爲嫌而世誤以朱爲專道問學陸爲專尊德性不知遺德性別無所謂問學離問學妄在其爲尊德性耶孔子曰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今二公之經濟既皆彪炳史志而陸子生平詳儒釋之辨嚴義利之防教人先在發明本心殆有功於孟子或乃疑其近禪不知禪家專尚虛無陸子言心悉衷義理實確有所得觀於治家閨門之內儼若朝廷其知荆門軍盜息民安一郡之中僉以爲神此豈禪家者流所能設施也哉第學之者無其才識不能必他人之悉如陸子故自楊慈湖以後或有入於偏者若朱陸之同否今卽以朱子之言定之曾有遺文公書謗及象山先生朱子答云子靜未可輕議又云南渡以來理會得著實工夫者某與子靜而已苟非志同道合何以及此然則強分門戶存偏祖之見者細讀其全集並印以朱子之言庶可以知陸子也已

歲辛巳秉鐸鄂城時金谿陸兄名邦瑞者來楚乃文安公二十二世孫也其人雍容儒雅能守先緒攜所藏

象山夫子全集刊本同郡李穆堂先生曾有評點囑爲重校間亦竊附跋語加以按字於是勉力付梓若陸君者殆不愧儒先後裔矣肯

道光三年孟夏穀旦江夏儒學教諭黃陂後學周毓齡問袁氏頓首拜譔

陸象山先生文集重刻後叙

當今

皇上重道崇儒、化民成俗、邁百王而特出、高五帝而稱奇、以陸子所論說、大有關乎世教、

特命江西撫臣王公重修鵝湖書院、

御書居敬窮理匾額、

天語煌煌、裨朱子陸子相須爲用、並傳于不朽、是真所謂歷久而彌光者、又奚待以文傳哉、況陸先生原爲晦菴先生益友、屢促其著作、陸先生且曰、我不註六經、六經皆我註腳、蓋先生心天地心、學聖賢學、殆爲己而不爲人者歟、義利之辨、何判然若斯也、詩有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球自媿生雖同邑、而濫官于

朝、旣不能如王文成公

題請表揚、亦安敢不心先生之心、學先生之學耶、比來先生嫡裔陸學海、來京候選、館我署中、出象山先生文集若干卷、其古本業已歲久言湮、今所傳者、率皆字義訛舛、無足動觀者之目、遂言伊父如隔願、哀已資重加校正、則其感發于

聖天子重道崇儒、化民成俗之

盛典也、亦概可知矣、謹按集中所載、如與朱晦菴先生辯論者、實精切不刊、其與友人書、多剴切勸勉、至若

寄與家中弟姪書悉屬天經地義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之實學以及禱雨昭告碑銘序記詩詞諸篇則又天神感而人鬼悅其所辨論蓋大無不包小無不入宜與程子傳註張子西銘周子太極諸書並傳于不朽則又不但區區羽翼乎朱子而已也爰不揣譌陋擬管敬書片言以附諸先正後并以堅如隅重刻校正之志云

雍正二年甲辰歲花月中浣邑後學江球宜笏書于燕京官舍

王大有詩云篤學光前哲知言衆所迷學同顏氏好功與孟某齊獻替心彌切藩維政可稽儒宮儼遺像垂範自江西

袁蒙齋書作先生贊云卽心是道勿助勿忘愛親敬長易簡平常煌煌昭揭神用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

包揚作先生贊云辭蔓蝕眞會當一正剗百家僞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鄒孟

陸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眾星共焉。地有泰岳而眾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宏矣。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啟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心。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論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旣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爰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歟。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尙多缺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衷而益之。合三十三卷。今爲刊于倉司流布。寢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歟。先生撫州金谿青田里人。嘗講學於貴溪南岸之象山。學者尊稱爲象山先生云。

宋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象山先生年譜後跋

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卓立其遺文大略可觀矣而未年譜以參考其始終之條理非缺典乎金谿李君子願溯其淵源續而成編繼若明備恨久而未有鈹木以傳者今年秋得臨川謝使君奕懋刻之於郡以與文集並行及冬又知衡山黃令君應龍得邑士劉君林復刻行之其間稍有增損似云取詳略之尤宜夫缺之數十年而補之於一旦且彼此不約而成殆山川之靈協相斯文也使學者得而觀之猶彷彿如見其平生而親炙之豈曰小補之哉恢屢承嘉命俾爲之志其本末於后懼僭越不敢然前既辭臨川不獲而冒昧爲之矣今此同一譚亦何異辭敢以復臨川者還以復衡山可乎蓋孟氏之後千五百年能自得師大明此學而因其歷年之先後以計其始終之條理與世之所謂譜者異先生生於紹興己未乾淳之年時則上有高宗孝宗爲明君師而當年國家治道之所以興隆人心之所以興起者正由此學之明耳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先生殆若特爲此學而生者其發揮啟迪開闢充拓之功大矣試觀其譜其爲人品器識之高也則天鍾之而清明在躬人尊之而志氣如神自其兒時已如成人三四歲能思天地窮際至忘寢食十三歲因解宇宙二字忽大有省凡遇事物動有感悟嘗聞鼓聲豁然以覺十七歲作大人詩以見志昔人以千人爲英以其年考之若先生者超越世表其英傑之尤者乎其自課己之學之進也則謂執事之敬嘗大進於掌家事之時日用之功實有在於人情物理事勢之間深思力考究極精詳必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或有踐履未能純一無間稍加

警策卽與天地相似以其年考之可謂學不厭矣其開發學者之盛也在家則遠近聞風來學而中情者或至汗下在白鹿則剖判義利著明而動心者或至流涕在浙則從游多俊傑咸聽言而感發在象山則學徒益大集皆聞教而屈服至若以書講明則又無處無時無不各隨其資而切磋之不拘於一方各因其病以箴砭之不拘於一藥莫不明白洞達深切痛快如鋒直破的如刃解中節使人心開目明猶醉之醒寐之寤者其感應神速以其年考之可謂教不倦矣其略陳於觀君之際也輪對五篇自幸稍盡所懷天語甚詳問答不敢不盡至於遇合付之天命使得盡行所言則所謂無愧於唐虞之朝於復三代也何有其言當酬矣國家治道之興隆豈特如乾瀆而已哉其小施於牧民之日也昭示皇極衆心曉白治化所治久而益渙農賈安恬吏卒抑畏盜賊衰息訟牒稀少將及期年已至無訟使得大其所施則所謂躬行之效在政刑號令之表者將得之天下矣豈特如荆門而已哉以其年考之惜乎天命不假之壽天子未大其用遂不得盡行其所學可爲發千古之慨歎惟其言論風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然恢嘗妄有隱憂遺慮爲言先生之學者雖多究先生之學者似少夫學者路也門也知所從入之門則必知內有堂室之深知所從入之路則必知前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茫茫如在門外如在路旁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爲門以爲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以示之乃發足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循以道其進於深遠之地誨言具在皆可觀也如自志學入凡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入凡五進而極於聖神宏深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有博厚高明之配合

此先生之深遠處也。苟或升而未至於室，畫而遂廢於中，猶不可。況今僅有於入路一步之初遽止而不復進步，豈先生之學哉？抑書記先生之詩乎？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先生滄溟泰華也，學者或止涓流卷石而未知有積至崇成之功用，是故有以徑捷超入法妄加橫議而莫有能破其橫議之說者。非先生之負學者實學者之負先生也，是其可不謹思而明辯哉？年譜雖明備，又在善學者志其深者遠者而自強不息以終之，庶乎不負於所學，不忝於先生。是區區竊有望於同門云。寶祐丙辰仲冬朔後學包恢拜手敬書。

附錄少湖徐先生學則辯

華亭少湖徐階著

學則辯

某既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爲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爲一事。或引學問思辯篤行。以爲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庵象山兩夫子。均之爲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強而同者。其說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爲學。故必認以爲二。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之謂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爲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舍問學而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而求道問學。則亦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爲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既不免有所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爲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以致誠正脩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哉。乃若學問思辯篤行。其所謂博學者。非闊略於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脩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則問之。之審。

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慎。思而猶未能了然於其心。則辯之之明。辯之既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爲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矣。至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之爲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爲兩門矣。然而聖之所以爲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已。門亦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某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託於朱子。而詆陸爲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託於陸子。而詆朱爲俗也。今曰均之爲聖人之徒。則某之所爭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曉暢。蓋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問學。則可見功修之有在。而爲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爲道問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明之一字。則可見其爲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爲專道問學。而其言必主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爲專尊德性。而其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右學則辯。華亭少湖徐公所作也。辯朱陸二夫子之學。同歸一致。不容有毫髮之疑矣。今因補刻象山全集。附刻是辯。俾求象山之學者。則焉。荆門州儒學學正閩尤溪廖恕謹識。

嘉靖己未秋九月吉旦